

乡土黔北

冉小江

窖藏的真情

去年,舅妈家打算择良辰吉日建新房。老舅走了二十多年,舅妈独自将几个孩子拉扯大,所受的苦一言难尽,如今苦尽甘来建新房,真应了那句话:新时代,新气象。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条漂亮整洁的乡村路从村口延伸进去,白鹭翩翩展翅,春水潺潺,桃花、梨花、李花开得满山满岭,初春的黔北高原热闹又浓烈。

其间鸡犬相闻,儿童嬉戏。隔着篱笆墙,远远听见院子里的喧闹声,老人小孩不亦乐乎。曾经几十口人住的大院子相继搬迁,如今老老少少再聚一堂,感叹着时光如梭,日子珍贵。

掐指算来,老屋住了五代人,新中国成立初建房费了不少心血,改革开放后加深了院落,八根粗壮的柱子、黑得透亮的瓦片,纵深的篱笆墙爬满了青苔,屋后一垄翠竹葱茏,门前茶山连绵,一派欣欣向荣。

为了这喜庆的日子,大表哥特意杀了一头四百斤重的大肥猪。左邻右舍赶来帮衬,比娶媳妇嫁姑娘还热闹。大表哥像我老舅,长得浓眉大眼,丹田发声,说话中气十足。老人家唤他刚子,小孩尊称他刚叔。

站在高处俯瞰,茶山像大地的指纹一样,美丽而壮观。十年来,大表哥与表嫂每天起早贪黑,种茶树,护茶园,人晒得黢黑,如今终是发了家致了富。大表哥成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茶叶卖到了国外。他和乡亲们一起从脱贫攻坚转战乡村振兴,心气足,日子也过得畅快了。

刚进屋就听闻一件趣事。大表哥品性刚直,善饮,且酒量惊人,他带队到江浙考察学习,欲高薪聘请当地的制茶专家。为表诚意,白酒在他手里开了一瓶又一瓶。对方听说赤水

河的浪头都能酿成酒,惊得高喊打住,使劲拽住大表哥的手不放。制茶专家喝了上好的酒,又感动于他的诚意,跟他辗转千里来到村里,向大家传授制茶之道。

夕阳西下,到吃晚饭的点了,这会儿,大婶、大娘、姑妈、妯娌齐动手,厨房一阵锅碗瓢盆响动。院子里大圆桌上,已然“端坐”着几瓶习酒窖藏1988,我们当地俗称“扁习”,因其品相极好,外观雕琢大气质感厚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犹如手握千金。

后来我族皆好酒,据说祖辈曾肩挑马驮千里迢迢赶到赤水河的二郎滩贩盐,来去半年有余,说不尽的千辛万苦,解乏驱寒,最喜的就是这“古郢国”的好酒,常吟诗为证:“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习部来。”

后来翻阅史册,了解到清代诗人郑珍北上进京赶考,经过殷罗酒坊时,写下诗篇《十五里下二郎滩岸遂宿》,其中:“一滩黔蜀共,孤市古今悬。水落沙明浦,盐稀客待船”的诗句足见当时场景,二郎滩连接川黔两地,在此等候贩盐的客商渡船,酒香常伴,一边小饮,一边托腮静盼,匆匆岁月,唯有不负佳酿。

当年舅妈嫁过来,带来了两瓶习水大曲,甚是珍贵。而舅妈的贤惠更是被左邻右舍称赞,大舅离世多年,她含辛茹苦带大几个孩子成家立业。

饭菜正香,酒意正酣,族中老少该请的都请了,欢声阵阵。席间,突然闯进一位老者,头顶绒帽,几绺灰发挡住了半张脸,再三打量,才知道原来是村东头的老邻居,打小我们都管他叫建国叔,听说早已随着儿孙住筑城,我们赶忙请上座。

老人说:“讨口酒喝。”建国叔的话,将我们拉回20世纪80年代的时光。那时土地刚刚承包到户,大伙手头都不富裕,实在嘴馋了,就有到邻里讨口酒喝的说法。现今这火红的日子一天赛过一天,建国叔如今提及此话,难免让人慨叹曾经的艰难岁月,相比新时代的诸多幸福,哪里还用得着“讨口酒喝”?

旁边人打趣,说老人今天来调侃小辈,实属不应该。老人入座,笑而不语。大伙疑惑,老人全家早已搬迁至筑城,时下赶回来为何事?据说他

常年卧病在床,难得跨出门槛,今天居然兴致盎然,突然想起喝一口。

大表哥恭恭敬敬,打开一瓶“扁习”,拧开盖子小心地斟上。建国叔抓住大表哥的手,摇头示意停止,语重心长地说:“刚子,慢!”大伙诧异,以为老人有所顾忌。说,酒香着呢!老人面带微笑,连连摆手。此时,屋子里传出来话,说:“你们误解建国了。”舅妈让人从屋子里缓缓搀扶出来,大伙不明就里,睁大眼睛等着舅妈继续发话。

舅妈头戴白丝帕,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看着让人心痛,虽说岁月不饶人,但庄户人家那种持家的精明和能干,却一点没有改变。她朝建国叔看去,说:“建国兄弟还在惦记着那瓶老酒吧?”建国叔点点头,眼里噙着泪花,说:“老嫂子,足足等了三十六年,我想再抿一口,哪怕一口。”“三十多年了,也该兑现当初的承诺了。”舅妈颤颤巍巍立起身子,朝我们一众看过来,吩咐大表哥到屋子里的床底下,三层镶嵌的木匣子里,把老舅珍藏多年的习水大曲找出来。大表哥先是一愣,然后奔进屋,好半天才出来。

大伙相继坐下,一段陈年旧事就此拉开。事情还要说到土地刚刚承包到户,年轻的老舅和建国叔关系要好,互为酒中知己,他们两个一起,炒干海椒都能对付着喝两碗,一盘泡萝卜,能干一宿。

老舅喜酒,喝酒有品。农耕农忙时,犁田插秧,田埂两头放一坛子苞谷烧,赤着双脚,掌着铧口赶牛,来回灌一口酒,一天下来三四斤酒见了底,该犁的地一点也没搁下。相比老舅,建国叔的酒品就不咋地,最令人唾弃的莫过于每次喝醉后动手打老婆,那可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他老婆身材矮小,肤色黝黑,娘家姓何,我们管她叫何二娘。

那年春上泛大水,何二娘实在受不了委屈,眼泪一把长一把短地落,拽着小儿子准备投河。河里浊浪翻滚,要不是老舅和舅妈及时赶到,后果不堪想象。

事情过去没多久,老舅邀建国叔喝酒,两碗苞谷烧下肚,建国叔面红耳赤,两眼模糊。大舅瞅准时机,说:“建国,想不想喝习水大曲。”建国叔傻愣愣没搭上话来,贪杯之人哪里有不喜美酒的道理。何况,建

国叔打这两瓶佳酿的主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居然开了恩,建国叔眨巴着眼睛,不敢相信现实。

大舅说:“喝酒前,我们定个君子协议。”瞅着桌上的习水大曲,建国叔哈喇子都快要流出来了,这会儿别说一个,十个协议他也答应。老舅说:“老岳父送的酒是纪念,更是我媳妇对娘家人的念想。”说着,老舅看了看舅妈,四目相对,不言而喻。老舅双手一抡,砰的一声将瓶盖打开。建国叔慌慌张张地上前劝阻,老舅说:“我祖上说了,喝二郎滩的酒讲君子品质,等兑现了承诺再喝另一瓶。”

建国叔立马明白过来,全身颤抖,两行热泪滚了下来,说:“这些年我过得窝囊,只有大哥大嫂把我当亲兄弟。”

大舅不搭话,默默地倒上两大碗,舅妈说:“都新社会了,哪里还有打老婆的道理。”大舅义正词严地说:“日子过邋遢了,谁都瞧不起……”

一语惊醒梦中人。建国叔瞪大了眼珠子,豆子大的汗珠子从额头流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跟小孩似的。喝了酒,建国叔将大碗一扔,两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说:“从今往后我滴酒不沾,好好搞生产。”起身扭头就回了家。

往后的日子就像大伙看见的那样,建国叔痛改陋习,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生产上,庄稼的汉子,锄头向着土地要收成,越勤快日子越红火。现在的建国叔儿孙满堂,家庭幸福,已然颐养天年,老人唯一的心愿就是兑现当初那杯承诺的酒。遗憾的是大舅和建国叔,这两位昔日的好友再也不能坐在一起把酒言欢。

如今斯人已去,那瓶珍藏的习水大曲历经岁月,落满了尘埃,轻轻一碰,瓶盖自动脱落,原先鲜艳的商标,已然色泽黯淡,字迹模糊。在大伙的见证下,瓶内融缩的液体如琥珀般晶莹剔透,倾斜在酒杯里顿时酒香四溢,令人欣喜。

老人此时早已泪眼婆娑,他不停地用手擦拭着眼泪,环顾四周,舅妈朝他欣慰地点了点头,得到了认可,他缓缓地抬起了杯中的酒,颤抖的嘴唇轻轻地呷一口,为他们近半生的君子协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遵义新蒲新区新舟镇通济沟的六羊队,是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新中国成立后属新舟公社农丰大队,现在属于新舟镇金钟村了。我们六羊队在通济沟中部,原来是农业队,解放军到此进行国防建设时改为专业的蔬菜队了。

别看六羊队小,我们的蔬菜种得却是非常出名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们柑子坡出产的柑子(温州蜜橘)还在全国评比中得过第二名的好成绩呢。

大概是1975年吧,贵州农学院不知怎么相中了我们生产队的大林坡,要求在此进行温州蜜橘种植试验。经过公社协调,协议很快达成,协议的意思大概就是从农学院提供树苗、化肥和技术指导,我们生产队负责栽种和日常管理,农学院还给一些粮食方面的补助。

大林坡名字很好听,其实是一个高约百米的小土坡,坡上没有一棵树。由于土薄,挖下去一尺就是风化石,所以只有种小麦和玉米,产量也不高。

听说大林坡要拿给农学院种蜜橘,闭塞的村民们开始还有些疑虑——这个种玉米都不肯长的土坡,能长出蜜橘吗?但是听说有补助等优惠条件,大家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响应了。

再加上村里唯一的秀才蔡显余公公逢人便说:“蜜者,甜也,蜜橘肯定甜得很。”村民们的疑虑也就逐渐打消了。

搞这个温州蜜橘种植试验还真讲究,前后左右两米一株的间距,横竖一米见方的深坑。大家按照技术要求,在那年冬天就开始挖坑种树了。从温州运来的蜜橘树苗大约有一米高,树根部还带着比篮球大很多的泥巴,根部全部用粗粗的草绳捆绑着。

记得那年下了雪,积雪把大林坡盖了薄薄的一层。尽管天气寒冷,大林坡上却热闹非凡。挖坑的专注地丈量着尺寸挖,往坑里挑肥土的不停地从山下往上挑,抬树苗的抬树苗。不几天,两千多株温州蜜橘树苗就在这贵州的山里安家落户了。

温州的树苗来到了云贵高原的新天地里,仿佛十分满意,扬着小手开心地笑着。看到墨绿色的树苗整齐有序地长在山上,村民们很有成就感,仿佛看到了金秋时节树上挂满了金灿灿的蜜橘。同时,大家把大林坡改名为“柑子坡”(我们都把橘子叫柑子)。

栽树容易养树难。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树苗成活后,还要注意及时施肥和防止蚱壳虫等病虫害。村民们很是积极,有事没事都要跑到山上看看树苗成活没有、苗长高没有、有没有长虫子、土有没有缺水。

第二年暮春时节,温州蜜橘开始长出白色的圆鼓鼓的花苞了,大家看到了希望。无奈技术人员要求掐去那些花蕾,说要等到第三年才可以让它结果。

第三年春天,山上的温州蜜橘相继开花了。那花白白的,虽然很小,但有一股特殊的香味。蜜蜂在花间穿梭,蝴蝶也来赶趟儿,吸引着我们不厌其烦地跑去察看。

不久,蜜橘树上就结出了青绿得发亮的小小的一个个柑橘。又过了几个月,大约是国庆节过后,第一批温州蜜橘开始泛黄了,那橘子个大、圆润好看,引人注目。

生产队里对这批橘子可重视了,一是安排了专人昼夜看守;二是规定谁也不许去摘,摘了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三是还不许邻村的人去参观。

等到金秋十月,橘子全部成熟了,柑子坡成了真正的柑子坡,远远望去,每棵树上都挂满了橘子,一个个大大的、圆圆的、金灿灿的,十分诱人。看到丰收的蜜橘,村民们脸上漾起了幸福的微笑。

该采摘了。农学院的老师考虑到村民们的辛苦,免费分给每人一斤蜜橘,其余的按一定价格全部由他们收回去研究。

记得当年农学院把这批蜜橘高价收购回去,队里得到了很大一笔收入,比种小麦玉米强多了。分到了金灿灿的蜜橘,家家都像过节一样高兴,郑重地进行品尝,还要留出一小部分送给住在外村的亲朋好友。

过了年不久,喜讯传来了。我们种的蜜橘在全国农产品比赛中,以其外形、含糖量、营养成分等指标一举夺得了第二名。因此,农学院和区、公社都对生产队进行了奖励。从此,通济沟的柑子坡在区里出了名,大家的干劲儿更足了。

后来,生产队里不但精心照顾这批远道而来落户贵州的橘子树,而且还派出技术人员在农学院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用本地柑树苗嫁接培育温州蜜橘苗。

不少慕名而来的邻村村民来到我们生产队买橘子苗回去栽培。不久,温州蜜橘在我们当地就开始大面积种植了,给农民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我们生产队的温州蜜橘种植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岁月留痕

柑子坡

巩章玉



鸟瞰

(摄于播州区水泊渡湿地公园)

卢祖文 摄

黔北风物

张小江

打连盖

是放牛,农忙时也要跟着大人薅秧、割谷、掰包谷、打菜籽、背菜秆等,而打菜籽就要用到一种农具——连盖。

菜籽、黄豆等需要脱粒的农作物,收割之后抓紧时间晒干,选择一个晴朗日子,然后就将晒天(又叫晒席)扛去田地铺好,把晒干的菜籽秆或黄豆秆放到晒天里,用连盖甩打,

从而使壳粒分离。连盖一般多用竹子制作,既简单又轻巧,但用的时间不长。也有用木料制作的,较竹连盖重,但结实耐用。

记得我家就有一个用木料制作的连盖,由于用的时间很长了,木把都被磨得锃亮,就像上了一层清漆。打连盖是一种巧活,不能急,要利用惯性使上面的打板旋转起来,

一天,偶然在手机上刷到一则视频:《农户用“连盖”处理农作物》,场景是那么热闹,名字是那么熟悉。

连盖,这个多年没有见到、就算看到实物也会一时叫不出名字的农具,竟然在视频里刷到。原以为连盖只是我们绥阳当地的叫法,没想到距离那么远的江西省南丰县居然也和我们贵州省绥阳县叫法一模一样。

我老家在绥阳农村,由于当年家里人口多,我家分得十一口人的田土,在当地是田土最多的一家。农村孩子上学之余是要帮助大人干力所能及的农活的,我的主要任务